

周梅森 著

至高利益

周梅森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高利益/周梅森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12

ISBN 7-5063-1733-8

I. 至…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118 号

至高利益

作者:周梅森

责任编辑:懿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80 千

印张:16.75 插页:4

印数:8001-18000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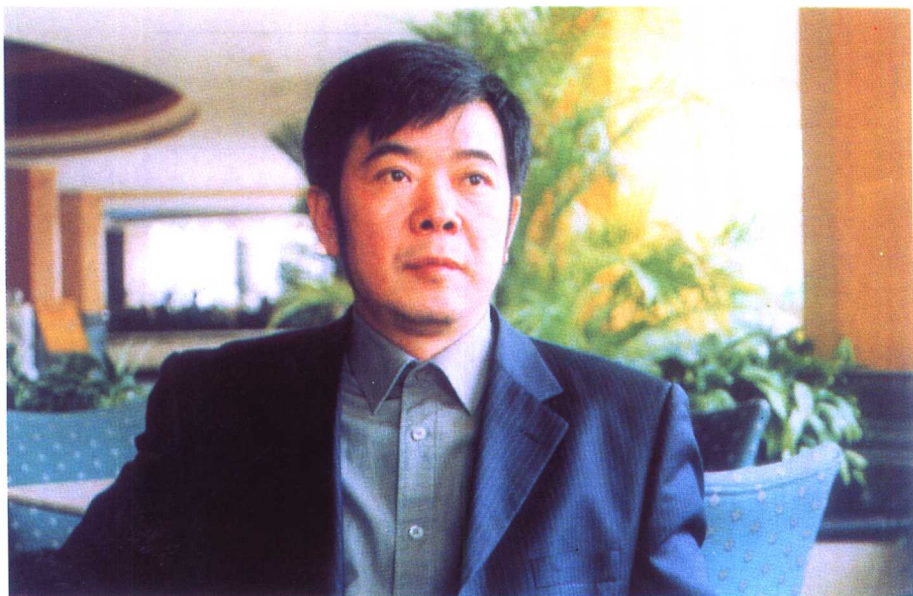
ISBN 7-5063-1733-8/I·1721

定价: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7) 梅 薇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现为一级作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十二卷本《周梅森文集》及中长篇小说四十三种，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共和国往事》等一百余部集，约九百余万字。其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八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长篇小说《中国制造》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十二集电视剧本《天下财富》获首届全国电视剧本征文一等奖；长篇小说《黑坟》获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

目 录

第 一 章	兴师问罪	1
第 二 章	大梦谁先觉	34
第 三 章	基层政治学	69
第 四 章	新官上任	100
第 五 章	拍案而起	135
第 六 章	混乱的阵营	168
第 七 章	基本国策	193
第 八 章	四面受敌	225
第 九 章	民主选举	264
第 十 章	铺花的歧路	294
第 十 一 章	忍耐与坚守	321
第 十 二 章	步步紧逼	347
第 十 三 章	以攻代守	372
第 十 四 章	案情突变	405
第 十 五 章	死不瞑目	438
第 十 六 章	省委书记的愤怒	469
第 十 七 章	要为真理而斗争	500

第一章 兴师问罪

1

2000年3月6日，是个兆头不错的星期一。市政府门前没有像前两个星期一那样被群访人员围堵。钱凡兴的专车从解放路正门长驱直入地驰入了市政府大院。大院内的气氛也很正常，下属官员们的小车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自行车鱼贯而入，该进车库的进车库，该进自行车棚的进自行车棚，秩序井然。那座建于九十年代末期的颇有现代气息的主楼四扇大门大开着，把一拨拨踩着钟点赶来上班的人们吞进去。正对着主楼门厅的旗杆上，鲜艳的国旗高高飘扬，云丝浮动的蓝天下，几只洁白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

钱凡兴在门厅前下了车，带着一副难得的好心情，抬头看了看空中那几只碎云般的白鸽，夹着公文包走进了花岗岩铺就的宽敞门厅。

这时，市政府值班室的硕大电子钟正清脆地报着北京时间8时整。

经过值班室门口，钱凡兴照例问了问昨夜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大事？值班的副秘书长兼接待处长徐小可汇报说，钱市长，还真有件大事哩！夜里沙尘暴刮坏了城西一路高压电线，省委、省政府停了电，目前正抢修，省委办公厅刚才还来电话催问过，都把人急死了。钱凡兴一听也有点着急了，省委、省政府停电可不是小事，当即用值班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还把正在现场组织抢修的一位副局长训了一通，批评市电业局行动迟缓。

到了二楼办公室，市长热线的同志又来汇报，说昨夜九时许，城中区幸福路一名两岁女童掉进无盖窨井里，至今下落不明，估计已无生还的希望。这个汇报把钱凡兴的好情绪彻底破坏了：简直荒唐透顶！就在上个月省委书记钟明仁还专门就青湖市无盖窨井吞噬人命的事件做过严厉批示，峡江市今天又来了一次！让他怎么向省委交待？钟明仁的批示他不但认真传达过，还亲自带人下去进行了检查，是上了电视，上了报的，现在岂不成了绝妙的讽刺。他越想越生气，抓起电话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务必要找到女童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求有关部门追查事故责任者，予以严肃处理；做好女童家庭的抚恤和慰问工作；让市委宣传部向全市新闻单位打招呼，在查处结果出来之前，暂且不要公开报道。

撂下电话，赶到楼上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的市长办公会时，已经是八时四十分了。和本次会议议题关系不太大的副市长和秘书长们全到了，包括昨夜值班的副秘书长徐小可，偏偏主角——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赵宝文没到。正发急时，赵宝文的电话来了，说他的车在中山路出了意外车祸，手被车窗破碎的

玻璃片扎伤了，正在市级机关医院包扎处理，请钱凡兴先把会开起来。钱凡兴觉得窝囊透了，没好气地说，老赵，我开什么开？今天是研究时代大道工程建设，你主角不到，我这台戏怎么唱呀？！发过火，又后悔了：人家赵副市长出了车祸就够倒霉的了，你这同志怎么还这么不讲道理！正想着要以市长的身份关心几句，赵宝文那边已挂了电话。十几分钟过后，赵宝文吊着一只绷带缠绕的白胳膊匆匆赶来了，钱凡兴这才询问了一下车祸情况，向赵宝文表示了些亲切的慰问。与会的同志们也纷纷向赵宝文表示了自己的关切。

这时，已是九点钟了，就是说，因为这一连串麻烦事，市长办公会已经耽误了快一个小时。钱凡兴瞪起眼睛，宣布开会，一连说了两遍，还用粗大的指节敲了敲桌子。偏在这当儿，不知谁的手机又不识趣地响了起来。钱凡兴急速巡察了一下，发现竟是自己的手机——他的手机开会时一般都摆在秘书那里。秘书举着手机请钱凡兴接电话。钱凡兴想赶快把会开起来，不愿接任何电话，连连摆着手，明确命令秘书关机。秘书看着钱凡兴，迟迟疑疑地说，是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的电话。

钱凡兴略一踌躇，还是把递到面前的手机接了过来。

吕成薇是西川省最年轻的地市一把手，也是省里惟一一位女市委书记，又是钱凡兴中央党校的老同学，她的电话钱凡兴不接不太好。

钱凡兴开口就抱怨：“吕书记，你捣什么乱？我这正要开市长办公会哩！”

吕成薇在电话里说：“钱大市长，我敢和你捣乱呀？是想你了！现在正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峡江市前进呢，我要专程拜会你们峡江市政府，一并也和你叙叙友情！”

钱凡兴开玩笑说：“吕书记，咱们有多少友情可叙？谈爱

情我还有点兴趣。”

吕成薇说：“谈爱情也成——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

如果不是当着这么多下属同志的面，钱凡兴还会继续和这位女市委书记逗几句的，因为场合不对，也就没敢放肆下去，又胡乱打了几句哈哈，合上了手机。

合上手机时，钱凡兴并没有意识到青湖市委这位女书记突然到来会有什么麻烦，还交待坐在对面的徐小可中午在峡江宾馆安排一桌，准备热情接待吕成薇。交待完这事，正式开起了会，先讲话定调子：时代大道已经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而是怎么上的问题，一讲就是一小时，讲得口干舌燥。

结束讲话时，钱凡兴有些激动，沙哑着嗓门说：“……同志们，市人代会刚开过，我们这届政府班子算是正式登台亮相了，我这个市长不喜欢空谈，就喜欢干实事干大事。不干大事，省委领导不会答应，峡江市二百万人民也不会答应。所以，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别再务虚了，一口吐沫一个坑，就说怎么干呢！请各位多给我想办法，少给我谈些困难，没困难还要我们这帮官僚干什么！”

调子这么一定，以往对时代大道上马表述过不同意见的同志都不怎么说话了。

主管城建的赵宝文副市长按钱凡兴的事先安排，谈起了时代大道的规划论证。

就在赵宝文副市长谈规划时，钱凡兴走了神，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头：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跑到省城专程拜会他呢？专程拜会不可能，最多是来开会，顺便看看他。可最近省里好像没说要开什么会呀？省委书记钟明仁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不在家。钟书记和他们市委书记李东方

今天一早去了秀山，考察研究秀山地区的移民问题，省长白文也在北京开会没回来。

“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立刻，他想到了电话里那句挺关键的话，心里不由一惊：别他妈是峡江又被国际工业园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吧？钱凡兴忙叫过秘书，悄声吩咐秘书马上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

没一会功夫，秘书回来了，冲着钱凡兴做了个鬼脸，悄声汇报说：“钱市长，还真让你猜准了！咱国际工业园果然出事了，据方主任说，昨夜排污管发生泄漏，有些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了峡江，人家下游的青湖市一大早就打上门来了！”

钱凡兴咕囔道：“我说嘛，吕书记无缘无故找我来叙友情！”想了想，站了起来，拍拍手，打断了副市长赵宝文的发言，“——哎，哎，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的国际工业园又添乱了，人家青湖市委吕书记杀上门来问罪了，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咱们得转移会场，马上转移！动作还要快！”

赵宝文副市长觉得有点突然：“钱市长，吕书记不是还要和你谈爱情吗？”

钱凡兴道：“就算有那么点爱情也让一江臭水冲没了！快走吧，咱这会到你们建委会议室接着开！手机、传呼全关了，别给吕书记留下追击的线索！”

徐小可请示说：“钱市长，中午不是说安排一桌的么？这……”

钱凡兴说：“你照样热情接待吕书记，上五粮液，上翅上参，我们市领导就不出面了！”

徐小可有些为难：“我怎么和人家吕书记说呀？吕书记要是问起您……”

钱凡兴已走到了门口，挥挥手说：“就说我临时出差了，

哦，去了北京，为时代大道找资金，就这么说！”说罢，引着手下的副市长、秘书长们下了楼。

在主楼门厅等车时，赵宝文副市长吊着白胳膊挺惋惜地说：“钱市长，你看看，好不容易才结束了务虚，刚谈到点实际问题，这会就开不下去了……”

管财经的副市长曾凡说：“这也正常，我党成立大会不也是从上海开到南湖嘛！”

钱凡兴有些不悦地看了曾凡一眼：“老曾，你什么意思？！”

曾凡咕囔道：“什么意思？开个会都东躲西藏，也太影响我们市政府形象了吧？！”

这时，钱凡兴的专车第一个驶上了门厅，钱凡兴夹着公文包一边往车里钻，一边反问曾副市长：“那你说怎么办？等着吕书记给咱上环保课？那形象就好？”

曾凡说：“要我说，咱这国际工业园就该关掉！早关早好！”

钱凡兴从车里伸出头：“行啊，曾市长，有能耐你就去关！”

坐在车里，一路往市建委会议室去时，钱凡兴在手机里把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骂了个狗血喷头。方中平再三解释，说是昨夜污染纯属意外，目前一切已恢复正常，且说刚才省市环保局突击检查的结果证明，整个国际工业园区的排污已完全达标。

钱凡兴根本不信，火气很大地说：“方中平，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污染不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人家青湖市委吕书记会找到我们上来吗？害得我连市长办公会都开不安心！你们配合省市环保局给我认真查，彻底查，查出昨夜排污的企业要重罚，得罚得他们吐血才行！”

方中平那边连连应着，挂了线。

钱凡兴这边正要关机，吕成薇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迟疑了一下，钱凡兴还是接了，开口就说：“吕书记，真对不起……”

吕成薇说：“别道歉，钱市长，你们对不起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钱凡兴知道吕成薇要说什么，信口开河道：“吕书记，这次我恐怕要失约了，爱情和友情可能都谈不成了。北京刚来了个电话，要我和我们市委李书记立即去北京谈时代大道的资金安排问题，我和李书记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吕成薇显然很意外，口气也变了，既惊讶，又气愤：“钱市长，你想逃，是不是？昨夜峡江又被你们污染了，我们自来水公司都关门了，青湖市 167 万老百姓又喝不上水了，这严重情况你们知道吗？”

钱凡兴只好跟着惊讶也惊讶起来：“哦，有这种事吗？吕书记，你不要急，我让市环保局马上去查处！另外，也采取些应急措施，派车给你们送水，现在就派！”

吕成薇叫了起来：“钱凡兴同志，请别再这么应付我们了！行不行！青湖 167 万人民早受够了，这次一定要有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和李书记先不要去北京，我们坐下来，研究一下根治污染问题，算我老朋友求你了好不好？”

钱凡兴沉吟片刻，叹息着说：“我的书记妹妹，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幸福的城市是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城市有各自的不幸，峡江市是省会，是我们西川的门面，不幸的是，我们的门面不漂亮啊，时代大道设想了十年，一直未能上马……”

吕成薇说：“那你们真是太不幸了！要不要我们给你们时代大道捐两个？”

钱凡兴来了兴趣：“捐款倒不必，吕书记，你们真捐我们也不好意思收。你们青湖也是欠发达地区嘛。不过，你们倒可以考虑为时代大道投点资，先透露一下：我们正准备出台优惠政策哩，凡投资修建时代大道的，都可以优先获得大道两旁的土地使用权，还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我钱凡兴保证你们有钱可赚……”

吕成薇火透了：“钱凡兴，你还当真了？啊，请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不好？拜托你先给我解决好167万青湖市民的生存问题吧！好了，我不和你啰嗦了，我们峡江机场见！我在机场恭候你和李书记！”说罢，挂了电话。

见吕成薇上了当，真的要去机场堵他，钱凡兴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大家都很忙，让人家青湖市的一把手白白跑到机场空等一场似乎太过分了。有心想打个电话给吕成薇，说明真实情况，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善心不能发。他发了善心，今天就甭想安生了，市长办公会肯定开不成了，下午的工作也要受影响——下午约好要和市委书记李东方碰头的。

想到了下午的碰头，遂给市委值班室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告诉李东方，碰头地点改一下，不在原订的市委会议室了，改在亚洲大酒店，以免被吕成薇干扰。顺便又问了一下省委、省政府那边是否恢复了供电？值班人员汇报说，抢修工作四十分钟前已经完成，钱凡兴这才放心了。

后来，钱凡兴坐在自己的专车里，看着车窗外的美丽景色，渐渐把吕成薇和今天碰到的倒霉事全忘了，情绪又一点点好了起来。

三月的峡江，风景这边独好，颇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

滨江公园里的梅花大都开了，远远望去，一派让人心动的

生机盎然。中山大道两旁的老树再现新绿，很有些万象更新的意思。中山大道路口，台商赵老板的36层西川国际广场到底建起来了，一色的巧克力玻璃幕墙，很巍峨的样子。和对过28层的交通银行大厦、32层的罗马广场相互衬托，辉映出省城峡江的现代化光彩来。

这一切都“俱往矣”了，钱凡兴想，下面要看他和李东方这届班子的了。

时代大道在省委书记钟明仁任峡江市委书记时就规划过，限于客观条件没能上马。副省长兼省委常委赵启功做峡江市委书记时，一门心思建新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亿资金全套在了新区，真正造福省城的时代大道仍是纸上谈兵。这300多亿如果用在时代大道上多好，大老板钟明仁的历史心愿就一举实现了。

到了市建委小会议室一落座，钱凡兴又做了一番即兴发言，把这些关乎历史和现实的断想说了说，才让赵宝文副市长接着谈。赵副市长便又有板有眼地谈了起来，劲头很足，把钟明仁书记当年的规划和现在的规划进行了一番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钟书记当年的规划现在实际上已经落后了，新规划可以保证在新世纪三十至五十年内不落后。

于是，会议的气氛在三月和熙的阳光和春风中渐渐热烈起来……

2

在秀山二道梁子下车时，李东方注意到，省委书记钟明仁脸色不太对头，苍白如纸，谢顶的脑门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

密的汗珠，一只手老撑在左肋下，步子也显得迟缓沉重。钟明仁戴着副方框墨镜，眼神中的痛苦谁也看不出来，可李东方分明感到这位 58 岁的封疆大吏正经受着某种病痛的折磨。

身边的大小干部们没谁敢提这个茬儿，大老板不喜欢人们特别关注他的健康。

在二道梁子的山梁上，钟明仁摘下墨镜，居高临下眺望着远方寸草不生的荒凉景致，看了足有四五分钟，才回转身对站在身后的李东方说：“东方同志呀，你看看，啊？我们这秀山是不是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啊？”

李东方说：“钟书记，这意境作为生存环境来说，可不是那么美妙啊。”

钟明仁轻声叹息着：“是啊，是啊，降水量本来就小，这几十年又没注意保护植被，土地全沙化了，让老百姓怎么活呀！所以，要根本解决秀山问题，非移民不可，树挪死，人挪活嘛！”停顿了一下，又指示说，“回去后，要好好总结一下以往的移民经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倒流现象。要迁得动，安得稳，住得牢，争取在三到五年内把秀山地区十八万贫困人口都迁到峡江市近郊去！”

李东方连连应着：“好，好，钟书记，我们一定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

钟明仁四处看了看，发现钱凡兴没来：“哎，你们钱市长呢？怎么没来？”

李东方陪着小心说：“钟书记，钱市长正在家研究时代大道规划方案哩。”

钟明仁“哦”了一声，把话题转到了时代大道上：“你们上时代大道是好事，有条件一定要上，总要出政绩办实事嘛。不过，我也给你们提个醒：摊子不要铺得太大，也别瞎吹什么

几十年不落后!你们说不落后就不落后了?决策的依据在哪里呀?搞这么大的规模,资金又在哪里呀?民力不可使用过度,一定要量力而行!”

李东方听出了钟明仁话中的不满,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个钱凡兴,简直是自找麻烦!这阵子走到哪里都抱着时代大道猛吹,新方案肯定早传到钟明仁耳朵里去了。人家钟书记是四川省的大老板,早在十年前就为时代大道定过规划了,你另搞一套,大老板能高兴?!便想向钟明仁解释一下:他们的新方案是在老规划的基础上搞的,还在务虚论证阶段,啥都没定。然而,却插不上话了。在李东方片刻迟疑之际,钟明仁已甩开李东方五步开外,和秀山地委书记陈秀唐聊了起来。

钟明仁说:“秀唐啊,这几年你吃苦了,穷地方的一把手不好当吧?”

陈秀唐笑道:“大老板,移民工作完成以后就好了,现在总算是看到亮了。”

钟明仁也笑了:“哦,这么说,以前你们是生活在黑暗中啊?”

陈秀唐迟疑地看着钟明仁,说:“大老板,你想不想听我说真话?”

钟明仁站住了:“噢,你这同志问得怪,当然要你说真话嘛!”

陈秀唐道:“说真话,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大老板,一路上您都看到了,这沙化的土地上连草都不长,人畜吃水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早就该移民了,可直到今天移民工程才正式提上日程……”

李东方笑呵呵地插了上来:“哎,秀唐同志,你这话说得 不凭良心了吧?省委可没为你们秀山少操心啊,移民试点工作

早在八年前就启动过，我记得就是大老板刚当省委书记时的事嘛！那次试点迁移了两个乡一万三千多人，结果倒好，不到两年就跑回去九千多，我们助建的移民村里长满荒草，连房上的瓦和门窗都拆走了！”

陈秀唐看了李东方一眼：“李书记，你说的这情况我不太清楚，八年前我还在省委研究室呢。后来听班子里的老同志说，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乡亲们故土难离的因素，也有安置上的问题。划拨给我们几个移民村的耕地大部分没落实，扯皮现象严重，乡亲们无地可种，不倒流回去怎么办呀？！”

钟明仁挺吃惊：“秀唐同志，这个情况，你们秀山为什么早不反映？”

陈秀唐苦笑道：“据说反映了不知多少次，连我都以为您大老板知道了呢！”

钟明仁哼了一声，自嘲道：“我知道什么？那些好心的同志关心我啊，能推的还不都替我推了？”手一挥，“现在说定：再有这种情况你们直接找我！”

李东方知道，陈秀唐真的遇事就找大老板，他和钱凡兴就没好日子过了，忙抢过话头：“钟书记，这种情况决不会再发生了，秀唐同志，以后碰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你只管找我和钱市长好了，我们都不会推，我们这届班子是负责任的。”

钟明仁沉着脸，指了指李东方：“东方同志，你这话我可记下了，啊？！”

说这话时，钟明仁的身子不由自主歪到了一边，支撑在左肋下的手抖了起来。

陈秀唐问：“钟书记，你……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